



◎周习 著

少年少女



连环画出版社

少年少女

◎周习 著



连环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男少女/周翠华著.—北京:连环画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056-0844-3


I. 少… II. 周…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 133546 号

少男少女

著 文: 周习
插 图: 韩恩荣
策 划: 安武林
责任编辑: 何玉麟
责任校对: 王玲
内文制作: 北京珞珈文化

出版发行: 连环画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 编: 100735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6-0844-3
定 价: 15.00 元

A small cluster of three bright red poppy flowers with dark centers, positioned above the title bar.

内容介绍

《少男少女》是一部反映乡村少年生活的文学作品。作者用深情的笔触，刻画了美丽的北方平原；刻画了北方平原上一群孩子的不幸、苦难、贫困的生存状况的同时，又讴歌了他们对友谊、亲情、青春、理想的理解和渴求。这是一幅栩栩如生的风俗画，一幅孩子心理和生理成长的示意图。



作者简介



周习，原名周翠华，山东省寿光市作协主席，山东省作协会员，寿光市科技拔尖人才。做过教师、机关工作人员。发表过短篇小说《女人坎》、长篇小说《婚姻危机》，出版了散文集《心绿》。主编了《为了大地的诗行》一书。

责任编辑：何玉麟

装帧设计： 北京珞珈文化
13671027324



《少男少女》序

安武林

《少男少女》是一部反映乡村少年成长的作品。它或多或少地触动了我们的怀旧情绪。对于曾经在不幸和苦难中挣扎过并走出那方热土的人而言，它是一种深切的抚慰；对于那些依然苦苦跋涉在那片热土并寻找着人生亮点的人来说，它是一种温暖的激励。

我喜欢《少男少女》，并对它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不仅仅因为我熟悉作者所描写的生活和我在乡下度过那些值得怀恋的岁月。我所知道的是，还有更多的少年生活在乡下，他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们更渴望得到关怀与激励。他们想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方式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但现实不给他们提供这种审视的机会。

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不易的，作为乡下那些少年的成长更是不易。他们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小，可以改变的东西很少。他们的生命形态像种子，鲜活、健康、充满朝气，但他们成长所需要的储备是那样稀少。这种来自精神、生理、心灵、生活、经验、历史、人伦的知识与关爱本身就带着先天性的不足与残缺，所以他们的成长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更多、更惨重一些。村庄是美丽的，一如作者笔下的北方平原。村庄的美丽往往与愚昧、落



后、封闭、贫困这些并不美丽的因素紧密地掺杂在一起。犹如那些掉在泥土之中的甘美的果子。唯有爱、耐心、毅力这些优美的品德及精神，才能将美丽的肉质同丑陋的泥沙剥离开来。那些从事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都在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诗性与非诗性因素的集结与剥离，使村庄真实而又可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很欣赏作者的创作动机，此书谨献给那些历经磨难又奋发进取的孩子们。我始终认为假如我们的文学不能给那些需要爱的人以关怀，不能给那些正在奋斗的人以激励，不能给平淡的人生以希望，那么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这是作家义不容辞的一种使命。

我之所以希望多出一些反映乡村少年生活的小说，是因为我们必须给他们审视自己的机会。每个有过乡下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明白，置身其中的人很难透彻地认识、理解和接受村庄，让他们热爱村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可爱的，什么是不可爱的。他们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更无从谈起，这是传统和偏见造成的恶果。但我想，文学不仅仅止于对这种现象逼真地刻画、深刻地提示，而要给人一种振奋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乐观的精神，向上的求索，以及对坚定信念的守望。哈佛大学有一条古老的校训：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它倡导的就是那么一种精神，对真、善、美不屈不挠的执著追求的精神。所有的或者说大多数乡村少年，都朴实地遵循了这一条带有普遍真理意味的格言，他们的忧伤、烦恼、苦恼、挫折可以说都是朝这个方面努力而分娩的派生物。《少男少女》中的荣誉感、上进心、奋斗精神、求知欲、美好的人伦关系，都是村庄及乡村少年特有的精神财富。

《少男少女》是平易的，它的平易就在于它的真实、可信，乡村及乡村少年的外部轮廓、内涵实质，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没有夸张，也没有省略。它们就是我们生活过和依然生活在那里的村庄。那是一种久违的新鲜的理性经验；村庄给予我们很多，但我们从来没有正视过它。对于那些没有戏剧化的生活事件的大多数乡村少年来说，他们的岁月全部写在这儿了。



我喜欢《少男少女》的理由是，它使我怀恋在乡下度过的岁月，并使我发现了那些岁月中的美好的部分。我怀恋的过去，恰是许多少年正在历经的生活。如何认识？如何走过那些平淡无奇的岁月？《少男少女》中有现成的答案。正如作者感言：成材的路有千万条，就一条路不能走，那就是邪路，周习曾经做过教师，丰厚的生活底蕴、神圣的职业使命、深切的关怀与爱护、以作家的良知都使得她格外看重这一句话。马雅可夫斯基说：爱是万物之心。爱使人生变得有味，爱使平凡变得美丽。成长岁月伴随着每一个少年成长，她所希望的就是给少年成长的岁月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和一些善良的忠告。

上

编







小虎嚷着跟姐姐玩，老鑫连哄带骗领着他走了。大风望着父亲抱着弟弟的背影，恋恋不舍。


在辽阔的北方平原上，散布着一个又一个小村子，一望无际的平展展的麦田向四面延伸。春天土地酥软，大大小小的野菜，把绿色呈献给大地。麦苗早已一尺多高，没了大风的脚蹻。

大风挎着提篮走到自家门口时，夕阳正如铜盆挂在枝枝丫丫的树梢上，西方一片金色的光芒。她用力推开寨门，一个用木棍树条编的简易大门，径直向猪栏奔去。她想早点放下沉重的篮子，赶快做晚饭。

“唠、唠、唠……”一听大风的寻唤，小猪马上把嘴凑到门上，撒着欢。大风垫起脚跟，一抓一大把将提篮里的菜扔在猪的前面。正是春末，没什么好菜，麦蒿、荠菜占了多数，小猪大







口大口吃起来,发出欢快的哼哼声。

屋门上的锁很高,一把铁钩钩住两扇门,再挂到门槛的一个铁鼻上,卡上一把弹簧锁。大凤搬过一把椅子,站上去,开了。屋内漆黑一团,她划根火柴点上煤油灯,赶紧做饭,刷锅,舀水,下米,放置干粮,盖上锅盖,灶底下火旺起来。“咕嗒!咕嗒!”风箱随着大风胳膊的屈伸,有节奏地响着,浓烟便飘满了屋。

这里的灶台都在一进门的正间,呈东西方向,火苗可以窜到东间房炕里,灶台北边用秸秆搭一个棚,下面放风箱。

大凤揭开锅,嗅了嗅没有糊味,心里稍稍放松了些。大凤才开始做饭时,把饭做糊过几次,有时没等水开就下面了,一股生味。大凤正在炒菜,娟娟妈来找爷(山东省某地农村对父亲的称呼),接过勺子就干,大凤心里不感激她,觉得她那爱怜的眼光里充满怜悯,大凤讨厌这种眼光。她觉得自打娘去世后,出了门,村里人都用这种眼光看她,用怜悯的口气问她,不外乎是:还想着你娘的模样吗?会做饭吗?再施舍上几句廉价的同情。大凤讨厌大人們的这种虚伪,厌恶这种废话,她想,我都九岁了,还不想事?大人多说这些话无非想勾起别人的伤心事,她好做一个大善人。遇到这种情况,大凤常紧咬着嘴唇不说话,她不想回答,因为说想和不想都难以表达她此时的心情。失去娘,不光自己失去了母亲的温暖和照顾,心里还有一份不如人的自卑感。同小孩子吵起来,人家一句没娘的孩子,恶狠狠嘲笑语气像根鞭子猛抽在她的心上,不管是情理还是不是,她都无力反驳了,渐渐地,她害怕凑人群。

“你仔细看着火,等你们吃了饭我再来。”娟娟妈走了。




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爷领着小弟虎子，拖着妹妹小凤回家来了。那只可爱的小花狗也摇着尾巴跟在爷的身后，汪汪叫了两声。

爷一手揽着妹妹喂饭，一手吃着。虎子吃起来狼吞虎咽，三口两口把汤喝了个底朝天，一块馒头下了肚，他又去舀汤，被大风夺下了，满脸怒气瞅了虎子一眼。虎子一看就知道姐姐不让他再喝了，他欠欠身子一看锅里的汤还剩下一点点，拔脚走了，边走边喊：“我出去玩了！”溜烟跑了。大风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应该好好照顾父亲，虽然大风的父亲才三十一岁。她把锅里剩下的一勺舀给了爷，才低下头来吃。大风抬头一看，有人来了，是娟娟妈和玉秀姑姑。

娟娟妈粗喉咙大嗓子，一进来，大风家里一扫沉闷的气氛，到处是说话声。娟娟妈是二队的妇女主任，长得人高马大，大圆脸，双眼皮，天生了一副菩萨样。头发剪到耳朵以下，左右两边用小黑头卡固定住，这是当时中年妇女的一般发式。穿着小占领带襟的蓝毛上衣。玉秀姑同大风收拾好碗筷也坐到东间来，大风便坐在角落不吭声。娟娟妈一手抱着小凤，一手掏出手绢给她揩鼻涕。玉秀姑在炕沿上坐下来，东房屋门北是个大炕，窗户下是方桌，也叫抽头(屉)，抽头东西两边各放一把椅子。

“老鑫，我和你说，你当队长很忙，看着你一手抱孩子一手吹哨子，很令人可怜，长久也不是个办法，你看，孩子吃饭也不按时，我和妹子也说了，送出去吧，都是自家人，不会亏待了孩子。”老鑫是爷的简称，村子里有个习惯，排行最后一个，简称中间字，爷就叫王鑫台，据说这个名字还是爷那位做镇长的姥爷起的。老姥爷说：“鑫好啊，是金一堆啊，过日子不



愁。”大风常听这个典故。

爷听了娟娟妈的话不吭声，脸憋得通红，又抬头问：“给我养一段日子，还是直接要了去？”

“直接要，她没有孩子，要去当亲生的。”

17

这回大风听明白了，腾地站起来，“给俺那妹妹！”一把扯过了揽在娟娟妈怀中的小凤，娟娟妈没料到大风这个举动，差点摔倒，怀中的孩子也差点摔在地上，老鑫赶忙接住。小凤受了惊吓，哇地哭了。

娟娟妈尴尬地说：“我是觉得大风都九周岁了，再不上学不是要耽误了吗？没看孩子的……”

“嫂，你不要多说了，孩子我不会送人，哪一个我也舍不得，有我吃的就有她们吃的，儿子闺女一样疼。”爷急忙说。

大风隐约知道，娘没的这两年中，很多来要妹妹的，都说反正是个女孩子，长大了也是要嫁人的，现在快送人吧，但爷始终不松口，想不到娟娟妈也有这个想法。

“爷同意，我也不同意！”大风红着脸说。

大风常去同娟娟一个床睡觉，娟娟家是村里数得着的好家庭，爸爸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妈妈在家里领着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娟娟过日子。

她们转了话题又怀念起大风娘的种种好处，姑姑脱掉一只鞋子说：“这双袜子还是她给我吊的底。你们看后跟上的绣花，多精致，她的针线就是好哇！咱这个地方谁能比得上？”娟娟妈说：“俺和她一个村，我是很知道，她当闺女时，大辫子垂到腰下，上台演戏，顶祝英台，是个响当当的角儿。十里八村都认得她。她做起活来那个麻利劲，啧啧！我是只有眼馋的份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述说大风娘的长处。



大人们谈话，大风坐在角落里像小猫一样沉默寡言，她爱听有关娘的故事，她会在故事中感受娘昔日对自己的温暖。

娟娟妈的话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她关心的话题上，就对老鑫说：“老鑫啊，咱到了这个地步没得说，还要好好过日子，不送人也不要紧，三个孩子你感到累的话，把小凤多往我家里送，我家孩子都大了，我保证拿着她和亲闺女一样待。”

老鑫抬起头，那张英俊的脸上呈现出悲苦又无可奈何的表情，停了一会他说：“嫂啊，以后针线上也少麻烦不了你。”

姑姑也插言道：“嫂啊，你放心，我会和我哥拉孩子的。”

“那也好，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娟娟妈又说。

“后天我用用你家的自行车，到大风姥姥家去趟。”从王家村到大风姥姥家有十里路程，大风爹少言寡语的，借个东西也犯愁。那时，自行车很少，听说有的人家每晚上都将自行车擦干净吊在房梁上，不知真假，反正各家拿着都很珍贵。好歹二嫂有这句话，他就硬着头皮说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大风喜欢姥姥，又害怕姥姥的眼泪，她忘不了娘才去世的那一年，爷带着她去见姥姥，姥姥揽过大风，一把扯下她头发上扎的白头绳，摔在地上，老泪纵横地说：“不给她戴孝，撇下老的小的，她就走了，咱干吗给她戴孝？”矮小瘦弱的姥姥倚在门框上呜咽个不停，失去了女儿的痛不禁使她战栗，如风中的树叶，以后姥姥吃着饭常哭起来。老鑫眼眶也湿润了，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最不幸的事莫过于中年丧妻了，人生有两大不幸：老年丧子、中年丧妻。大风才真正感到了悲伤，她也许知道女儿失去母亲，与母亲失去女儿不可同日而语，一位母亲失去女儿是心痛，是心上捅刀的感觉。她也嚤嚤地哭



了起来。

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反正她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如人家了。阴郁的日子,对孩子来说是很容易过去的。

老鑫拖着三个流鼻涕的孩子过日子。

91

平日里,大凤的姑姑玉秀常常带着孩子干活,在地头上,大凤拿个蒲团(用玉米秸编的)放在地上,弟弟坐在上面她也坐在上面,两手环着弟弟的腰,给弟弟唱从嬷嬷那里学来的儿歌:老猫、老猫上树摘桃,听见狗咬,下来就跑,跑到南山,拾了个大棉袄……

时间一长,胳膊酸了,腿也麻了,等姑姑又折回来,小弟弟坐在地上啃土坷垃,大凤倒在地上睡着了。

去年秋天,大人很忙的时候,大凤就领着小凤小虎到处逛,天黑了还不见爷回来,孩子们就站在村东边的路口等。路口的东边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路口西边就是本队的大场院,两者间隔一条水渠,渠边长满了种植的白菊花,正是开花季节,乳白色的花朵衬着绿绿的玉米林,瑟瑟有声。北方秋天的温差很大,中午穿短袖褂子热得难受,夜晚穿长袖也冷得发抖。路口两边已堆起了三岭村民们拔回来的青草,还有人陆陆续续地用车子推,用肩背,运回许多草来。这些青草就是沤绿肥的原料。在农村,绿肥是土地的主要肥料。姑姑还没回来,大凤看到弟弟妹妹冷得缩作一团,灵机一动,爬上草堆,用力扒开了两个坑。那草堆里面已捂得发黄,冒着缕缕热气。大凤把他们一个个抱进来,再用草围着身子,他两个还嘻嘻地笑个不停。

“大凤!大凤!”有喊叫声,大凤蓦地睁开眼睛,见远处有影影绰绰的人影,在清冷的星光下喊着自己。四周虫鸣啾啾,

